

牡丹亭

选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赵山林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牡丹亭

选评



新

世

文

学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赵山林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牡丹亭选评/赵山林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ISBN 7-5325-3315-8

I. 牡... II. 赵... III. 传奇剧(戏曲)—文学评论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406 号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牡丹亭选评

赵山林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53,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315-8

1·1592 定价: 1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联系电话:65414992

的羞花閉月花愁顫。〔貼〕早飯時了、請行〔行科〕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館蒼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繡襪。惜花疼煞小金鈴。〔旦〕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怎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烟波画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貼〕花都放了。那牡丹還早。

賦曰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此當家語也

明朱墨本《牡丹亭》書影



《牡丹亭·惊梦》（《玉茗堂四梦》插图之一）



《牡丹亭·圓駕》（《玉茗堂四夢》插图之二）

编者的话

当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袭首都北京时,当克隆技术已达到可以复制人本身时,当生产技术的种种发展造福人类而又反过来每每危及人类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的著名寓言——七窍凿,混沌死。二千年前这位谈诞的哲人此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固然不无虚无主义的偏颇,然而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于荒唐之中,冷峻地道出了一个真理,作出了一种验证于百世之后的预警。诚然,人类不可能因此放弃对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的开发;然而当先民“麻麦幪幪,瓜瓞嗶嗶”(《诗·生民》)的歌唱,在今天晋陕深沟巨壑密布的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已成为杳远的梦影时,我们是否应当警省,在终于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还应当对人类的命运作更深刻的人文关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当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科技发展人文化的阶段。具有科技知识，而不具备人文襟怀的人，今后已难称健全的人。因此我们愿意为读者，尤其是当今孜孜矻矻于数理化的青年们，奉献上这一套新世纪版的文史哲经典读本，而首先推出的是其中的“文学”之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其实，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多年前已经开始。由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在上一世纪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四五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述、接受习

惯。这套丛书,正是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十六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这套丛书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这套丛书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将继文学经典后,再推出史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而在品种上,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历史十种、哲学十种,计五十种。既希望

用最省净的篇幅,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如果说前述两套丛书代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一辈出版人对读者的缱绻心意,那末这套丛书正是本社新一代出版人对新一代读者的世纪献礼。

不必疑虑,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有必要较为系统地大致地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愿这套以“古典文学经典”为开路先锋的新世纪版的中国文化读本,能成为新世纪一代青年养成健全新人格的助力;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相信都能从中汲取自己必需的新乳汁。

前 言

(一)

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世界剧坛上,活跃着两位伟大的戏剧家,一位是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一位是中国的汤显祖(1550—1616)。东西两大戏剧家遥相辉映,这在世界文坛上是一段佳话。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汤显祖出生在临川县一个四代习文的读书世家。祖父懋昭有文名,笃信老庄之学。父亲尚贤倾心儒学,为文高古,举止端方。家中藏书数万卷,为汤显祖读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汤显祖自幼聪颖,五岁就能属对联句。十岁学古文词,对《文选》颇为喜爱。十四岁补为诸生,在县学里名列前茅。二十一岁时以第八名的成绩中了举人。此后几年,他先后印行了《红泉逸草》、《雍藻》(已佚)和《问棘邮草》等三部诗集。

年轻的汤显祖已经颇有名声,但此后他在进士科考中屡

遭挫折,在仕途上也不顺利,其主要原因是他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而这一信条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正是格格不入的。

汤显祖主张做人要做“真人”,为人要有“真气”,不肯屈己以从人。为此,他在万历五年(1577)、万历八年(1580)两次谢绝当时掌握大权的首辅张居正的笼络,结果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次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才以第三甲第二百一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但又因谢绝辅臣张四维、申时行的笼络,被排斥于“馆选”之外,而被授予南京太常寺博士的闲职。

万历十三年(1585),当时任吏部郎的前临川知县司汝霖给汤显祖一封信,说只要汤显祖对执政有所表示,他本人再从中斡旋,汤显祖就可以到北京吏部当官。汤显祖在《与司吏部》中对这番好意明确谢绝,表明自己愿意留在南京而不愿调往北京的态度。

南京太常寺博士是一个闲职,汤显祖因而有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戏剧活动,将青年时代所作的《紫箫记》改写为《紫钗记》。但汤显祖并未忘怀世事。万历十九年(1591),他给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直接抨击为政不公的首辅申时行等朝廷大员,同时也间接批评了用人不明的皇上。这就触怒了神宗与申时行等人,于是汤显祖被贬谪到遥远的广东徐闻县,当了一名典史。两年后,汤显祖才被调到偏僻贫穷的浙江遂昌担任知县。

在遂昌任上,汤显祖灭虎清盗,劝学兴教;每逢除夕、元宵,还放狱中人犯回家团圆或上街观灯。他在任的五年,政简讼清,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老百姓当中口碑也很好。但朝政的腐败、上司的压抑,使他痛感难以有所作为,便乘万历

二十六年(1598)赴北京上计(对官员的考核,三年一次)之机,向吏部告归,离开遂昌,回到故乡玉茗堂,开始了隐居生活。

汤显祖在遂昌期间,就已进行《牡丹亭》传奇的构思,并已开始写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回到临川后,他完成了这部名著。其后他还创作了《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以上三部传奇,连同以前创作的《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是汤显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二)

汤显祖的思想,最突出的是他提出“至情”论,高扬真情、至情,与理学家所维护的理、性相抗衡。

汤显祖生活的晚明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思想领域里新的学派对程朱理学发起了挑战,其中包括由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明确指出“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王艮的再传弟子。汤显祖又崇拜当时两位著名的“异端之尤”——达观和李贽,从他们那里汲取思想养料,并且加以丰富发展。他赞同达观提出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论断,并进一步发挥道:“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对于理学家们的责难,汤显祖的回答是:“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转引自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汤显祖认为“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神庙记》),这情就是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而汤显祖所大力肯定

的真情、至情，就是人们对自由、对美的热烈追求。而要实现这一追求，必然要向束缚、压抑、扼杀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的理和性发起冲击。为此需要付出代价，付出牺牲；需要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由于这一思想高度，汤显祖便站到了当时时代潮流的前列。而最能艺术地体现他的这一思想高度的，便是他那千古不朽的杰作《牡丹亭》。

汤显祖的“至情”论也可以从魏晋风度中找到渊源。

曹操有不少言论、行动，表现了他重情感的一面。如据陆机《吊魏武帝文》，曹操临终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对于曹操这种情感和举动，陆机是理解和同情的，所以他满怀深情地写道：“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尽管后来有不少人斥曹操“分香卖履”为虚伪，汤显祖却仍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在《十咏·魏王分香》一诗中写道：“事业易委谢，恩爱难销沉。虞歌与戚舞，英雄同此心。”在《铜雀伎》一诗中写道：“吴起张巡总为名，到头才识此中轻。若言铜雀分香假，泣向虞兮亦世情。”在《戚夫人》一诗中也写道：“后宫齐高唱，哀响入云翔。终日不能言，倚瑟涕何长。心知万岁后，谁能怜赵王。千秋铜雀台，婉娈为分香。”汤显祖这里提到了两种类型的人：杀妻以求将的吴起，杀爱妾以饗军士的张巡，是无情的；对虞姬歌而泣下的项羽，为戚夫人作楚歌的刘邦，为诸夫人分香的曹操，是有情的。很显然，汤显祖是肯定有情者的。

魏晋人的深情，经常与妙赏相联系。正如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所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彻底感觉。《世说新语》中底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

乎是很奇怪,但从妙赏的观点,这些行为,亦是可以了解底。”

由此可见,妙赏是对人生的一种审美态度。汤显祖的深情也是与妙赏相结合的,而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正是鉴于唐代及其他时代作家的成功经验,汤显祖对于情在创作中的作用有着足够的认识。他在谈到诗歌(实际上包括整个文学艺术)时说: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檐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动摇草木,动裂金石。(《耳伯麻姑游诗序》)

当然,汤显祖的深情与妙赏相结合的最集中表现还是他的戏剧创作。汤显祖对戏剧有个基本的看法。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指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因此需要有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而戏剧的特质,也与这一需求相适应,用汤显祖的话说就是:“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纤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哈,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嗇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绝,顽者欲灵。”这就是说,戏剧对人的情感发生作用,并且通过情感对理智发生作用。“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

平。岂非以人情之大寔，为名教之至乐也哉！”这里对戏剧的魅力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正是汤显祖本人钟情于戏剧的集中表现。

汤显祖从事戏剧活动，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感。他曾说自己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复甘义麓》）。直到六十五岁，亦即去世前二年，他还写道：“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六《续栖贤莲社求友文》）汤显祖的“四梦”，包含了他深刻的、也是独特的人生感受，对此一般人是难以深入体会的，所以汤显祖感叹道：“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八《答李乃始》）又有诗云：“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八《七夕醉答君东二首》之二）因此当有人对“四梦”表现出深刻的感受时，汤显祖是引为知己的。如娄江（今江苏太仓）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牡丹亭》者。年十七，惋愤而终。汤显祖闻说此事，十分感慨，专门写诗二首，对俞二娘表示哀悼：“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六《哭娄江女子二首》）一位作家与自己读者的情感共鸣达到如此程度，是极为罕见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深情与妙赏相结合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汤显祖的戏剧活动中，而且体现在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例如《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心灵世界，正是深情与妙赏的完满结合。杜丽娘在《惊梦》一出中说“可知我常一生儿爱